

1935 年
第 23 期

期三十二第

版出日五十月三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時代評論

獨佔乎，共管耶？

紀念孫中山先生與我人應有之努力

東路非法出賣之分析及我國民應有之認識

由申新紗廠之被拍賣，談到中國紡織業的危機

最近日俄關係之鳥瞰

蘇俄之對外貿易發展難



冷眼
曉良
紹羣
桓圭

定價

零售每册四分

分○預定全年八角

郵費在內

外酌加郵費

主編者：北平時代評論社

代售處：李誠各書局

號六十五街城順內門平和平北：



獨佔乎，共管耶？

平之

——最近密府賣國的兩條路綫——

在第二十二期的本刊裏面，我曾寫過這樣一篇文章

，題目是：「最近南京外交的秘密與我們的主張」。在這篇文章裡，曾經把密府賣國的過去，和現在對日投降的秘密，乃至將來的必然結果，都盡情揭破和推斷出來。我的結論是：

「密府數年來的投降屈辱的外交政策，始終是錯誤與自殺的政策，其結果，必使整個的民族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使中國為朝鮮印度之繼續。目前，日本的侵迫已至最嚴重最尖銳的階段，日本既決定直接對蔣，只有討論全部投降問題，不願再另呈討價，則由於近來蔣之自辦外交，結局，必根據其從來一貫的賣國經驗與主張，澈底的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以投降到底，縱然獲得日本一點借款，暫時中飽私囊，那亦祇是密府出賣民族祖宗遺產的代價，飲鴆止渴而已，其聯俄附共，亦為招致亡國的政策，其匪近來極力轉運川甘寧夏陝新開之交通，企圖與蘇俄直接取得聯絡，如此而得實現，則蘇俄勢力必長驅直入，西南的一部與全部的西北必陷於赤化，中國開

題今後將不可收拾，求聯求附反弄巧成拙。且聯俄附共愈深，日人之嫉視愈大，其結果，必使日人對華北華中及華南之一部謀佔益力，而廣東廣西雲貴西藏諸省，將必為英法所瓜分。但若降日過甚，則又遭蘇俄之重大嫉視，與歐美之干涉，招致許多不幸的結果。倘詞時對日降伏與對俄讓步，則只有同時加緊日俄對華之侵逼，一任日俄對我之宰割，使日俄無求不得，而我則有求必應。並且由於日俄對華之侵逼，與中國對於日俄之降伏，必使英法諸帝國主義欲羨之至，各思競管一樹，因而中國在各帝國主義者共同宰割之下，必然的有被分解之危機」。

前而所申引的這一段，便是我在那篇文章裏的結論，也就是對於南京賣國外交的一個最後論斷。本來，事實也就是如此：日帝國主義者為貫徹其大陸政策，

主義沒落期的恐慌，排斥歐美在遠東的

戰起見，獨佔中國乃為其稱雄世界的必

美為保護遠東殖民地與市場計，也同樣是

理而不肯須臾鬆放；蘇俄為鞏固其

會主義之東路市場，掩護共產軍勢力之遠東發展，與準備對日作戰計，於中國也是同樣不容放棄的。這便是日本，蘇俄，英美帝國主義，在近幾十年來對於中國必然宰割的主張，日本企圖獨佔，英美主張共管，在所謂獨佔與共管的爭鬥的下面，造成了我們中國近數十年來的殘破局面，同時，也是自亡清帝國以至於南京賣國當局的外交政策所自投的陷阱與窠臼。這是在歷史乃至現在的事實，不容再事掩蔽的！

不幸得很！我那篇文章刊布纔不到幾天，而我的論斷竟成了目前世界瘋狂了的事實。其他秘密傳來的驚人消息，我們不必引証，即以日來報紙公表過的消息來稍加注意的檢討一下，也足夠我們憤慨的了。這是很顯然的事實，南京賣國當局在今日已深刻的墜落到日本獨佔與國際共管的陷阱裏去而不可振拔了，我們心所謂危，不敢臆默，再草此篇，以告國人。

自從日帝國主義者向南京賣國當局提出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案以企圖獨佔一國，并將此項消息傳布世界後，已引起全世界之嚴密注意，尤其是英美帝國主義。英美各國深懼日本之獨佔遠東，而被日本排斥其在遠東的勢力，故不得不促使其從英美互相關切與對遠東問題冷淡

的態度之消解，而使兩國政府間商洽應兩國之行動上，已表現出這種態度，即實為日本在中國獲得一切的政治經濟與從來的英美主張「利益均霽」相反對種認識，乃有聯合對華借款的倡議，甚而提出「銀行團」的辦法。我們看：

「合衆社倫敦三日電：英政府今日向美發出請柬，提議以財政援助中國。此項請柬，乃係英國駐美大使林德賽與美國副國務卿斐里浦斯在華盛頓會議後所發出者。據此間有力方面宣稱：各國聯合以財政援助中國之目的，在于預先防止日本在華獲得特權，而對華予以財政援助，而此種特權之獲得，據視察者相信其足以「制中國之死命」云。

「合衆社華盛頓二日電：「中日提攜」之顯然的可能性，現正促使英美兩國關係較過去二三年間任何時期更為密切接近，政府方面相信，中日間逐漸增加之和諧關係，實為日本完全統治中國之先聲。並使前任美國務卿司丁遜企圖限制日本在「偽滿」活動時，英國未能與美國合作，以後南大英語國間所持之冷淡態度，告一段落。此間政府當局稱：彼等願盡所能，援助中國。……」

美國早已暗示，願與英國，及九國公約簽字國共同作對華貸款，既已東請日本參加，則日本在貸款以外所提出之任何反對，必歸消滅。此間官吏並未遺忘去年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所發表之「勿對中國染指」政策。天羽稱：各國以財政及其他方法援助中國而不首先與日本商討，則日本必堅決反對。此項聲明，包含首先必須獲得日本同意之意義云。

我們根據以上合衆社兩電，可見英美之決與日本在中國對抗，實早具決心，而中國今後之出路，必掙扎不脫這獨佔與瓜分的兩條悲慘路綫，後據合衆社上海電稱：

「由南京最高當局傳到消息謂：英方提議，聯合美國自動將二千萬英鎊；或一萬萬美金貸與中國，以爲安定國際匯兌之用，中國政府現在考慮是否接受」。

同時，又據華盛頓電訊：美政府對此，亦在慎重考慮中，美政府之意，苟以不使各國發生糾紛之方法，貸與中國鉅款，以阻止日本勢力在華之增進，大體表贊同云云。而日本方面的意見又怎樣呢？日本自然根據其一貫不變的「勿對中國染指」與「獨佔」中國的政策而極力反對英美之干涉。據電通社東京電稱：關於「對華經濟援助」問題，外務次官重光葵，於五日下午六時，召集外務省重要員

司合商，決定方針：（一）拒絕各國過問「中日提携」進行；（二）願對中國予以人的技術的援助，並依互惠主義，增進兩國貿易；（三）關於對華貸款，中國尙未提議，日方亦無立即接受之意；（四）反對國際對華共濟「經濟援助」。並訓令駐英美兩大使，拒絕英國方面提議，復據上海銀行界消息：國際貸款二千萬鎊，去年我雖向英政府磋商，嗣因故停頓，近因中日提携聲浪突高，故英願自動向美日等國轉商，但恐難實現，蓋以日本擬獨佔中國市場故也。准此，日本之急欲獨霸東亞與排斥英美之野心已屬昭然，毋待雄辯。聞廣田且將來華，辦理此事。今後，日本必與英美立於短兵相接之境，以爭取中國最後之向背，而中國問題，今後將更不堪問了！寧府賣國當局持其從來一貫的屈辱投降政策，以「賣淫婦招待顧客」的態度！無論張三李四均所歡迎，前此，日本提出中日經濟提携的要挾，蔣汪表示誠意接受；今日，英美之共同貸款，寧府亦表贊同，並聲言，事先與各國俱有相當接洽，（七日電）

談話。可見寧府之利令智昏，只要有治，陷民族國家於獨佔或共管之境，則以快一時焉。

由於日本對中國之急欲獨佔，與英

管一掃，展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在遠東極端衝突的新陣綫，更驅迫中國走進最後支解之屠場，同前遠東形勢的險惡與中國處境之危殆，實爲九一八慘變以來所未曾有。然我們若一考察此種危險形勢所造成的主要因素，自爲不外：內潰的，與外碰的兩種。外碰的，當然爲國際帝國主義之矛盾衝突。而內潰的，當然是使國民永誌不忘的南京獨裁統治年來內政外交上的德政了。夫「物必先腐，然後虫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我們賣國的軍府，在內政上，做了好幾年的排斥異己工作，弄得兵連禍結，全國破產，百姓困窮，政治黑暗，綱紀蕩然，總匯一切政治經濟危機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這是軍府在內政上的無辦法；在外交上，更是降伏，屈辱，賣國，無恥到十二萬分，毫無獨立自存的政策，這是軍府在外交上的無辦法。在這種一切無辦法之下，軍府還不度德量力，硬要尸位素餐以瞎幹到底，將整個的民族國家之利益與生命，爲孤注之一擲！在全國一般有識之士，均以軍府年來之瞎幹，實爲一種無法拯救之錯誤與自殺之道，必誘致帝國主義者之獨佔或共管而後已，今更事實勝於雄辯，毋待遮掩，敢問軍府，尙有何言？

在國際帝國主義矛盾衝突方面來看，英美最近一年在

遠東市場之爭奪戰，可以說是日見劇烈。幾乎完全相同；美國之白銀政策和英國操，均在利用中日兩國之矛盾關係，造成中而使中國投向自己之懷抱中。然而到中國

前之嚴重階段，美國對白銀政策尤無取消之意。

遠東代表人之匯豐銀行董事長尙在以恐嚇之辭，勸「中國特別小心」，不料兩國攫奪遠東市場的計畫，目的未達，而遠東之反感反因之而生。所謂「中日經濟提携」也可以說是因英美遠東之爭奪而激起的。此其一。第二，我們不妨認爲英美遠東衝突，爲醞釀「中日提携」之要素，更可認爲遠東局面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之所以陷於僵局者，也由於英美衝突所至。假使英美兩國在九一八事變之時，或上海戰爭之時，能有反對日本獨佔遠東計畫之合作，遠東局而必早已展開。英國未嘗不知日本之獨佔計畫，徒以反美的緣故，三四年來，輒對日本行動予以暗助，及至「中日提携」醞釀形勢造成了，兩國始手忙腳亂，情願合作，以反對日本之對華獨佔，在英國立場上看，數年來祖日的結果，造成於己不利的兩種錯誤，（一）養成日本之跋扈意識；（二）自己陷於尾巴主義。固然。英國現在已表示願與美國合作對日，然而在日本堅持所謂獨佔路線之下，合作

不固，也是不易爭取勝利罷。

基於右之所述，則知目前遠東形勢之突變，一方固由於英美日的鬥爭，而另一方面，寧府之從來投降與屈辱的外交政策，實為造成危機的主要動力，不然，彼帝國主義者又何敢協以謀我？

關於日本倡言之「中日經濟提携」之說，我們早為斷

定：其目的，在於使中國一切的政治經濟完全受其統制，以獨佔中國，而驅逐英美，實為滅亡我國之最毒辣的政策。至於英美之自動對華貸款，也無非是夷中國於其「美元」或「金鎊」集團之內，以阻止日本勢力在中國之增大。動機雖各有不同，而其控制中國之目的則為一致。其所異者，日本在謀中國之獨佔，而英美乃在於「利益均占」而已。絕非如他們所說，真願幫助中國，使中國成爲一個新興的近代之國家。故無論中日提携也罷，英美援助也罷，都是使中國陷於獨佔與支解的窠臼的！試問：世界上是否有人肯慷慨信錢而不需條件的？如果需要，則中國又豈能僥倖於獨佔與共管之厄運！！

以中國的立場言，國難嚴重深刻已至於此極，寧府苟有復興民族國家的決心，儘可立刻停止其排斥異己工作，取消其獨裁統治，改變其外交政策，以蘇民困而解天下之

怒，整頓關稅，努力建設，則公私經濟之厄立解，政治安定可期，何須降伏帝國主義，舉借外債以覆亡我民族國家！以過去的事實言，世界上弱小民族國家，鮮不因借外債而喪失主權而亡國的，此我全體民族應深切認識，而對南官賣國當局必須予以嚴重監視反對其一切滅亡我民族國家及出賣我民族利益之行動者！

總之，目前遠東問題，中國問題，已至最危急最嚴重之階段了。無論日本之獨佔，英美之共管，均足以滅亡中國，中國現正在這死亡線上呻吟着，而賣國的軍府當局，必依據其從來的一貫錯誤自殺政策以引導中國走上這兩條可能的道路！因此，我對於今後事態的發展，用作如次的簡單推斷，以喚醒國人的注意：

第一，日本今後必傾全力藉「中日提携」的問題以謀事實上攫取中國全部的統治權，排斥英美，甚至爲中國的獨佔，不惜與英美戰爭。英美帝國主義，亦必得極力設法破壞所謂「中日提携」，防止日本勢力在華之自逞，或將鼓動日俄戰爭，以達其「利益均需」爭鬥，中國係立於最被犧牲之地位，無利，均足以使中國覆亡！

第二，無論任何一國，任何方式，欲

是其言如始，其心不可問，金鎊也罷，美元也罷，日金也

被獨佔之時。

罷，均為暴斃中國之鴆毒，使中國歸納到自己懷中，而任其宰割！世界上，是否有人肯慷慨借錢，而不需要條件者，如果需要，則中國豈能僥倖犧牲？以寧府之動向，則欲不惜將民族國家作孤注之一擲的拍賣，必根據其歷來不變的自殺政策以獲取任何一國的鉅款，目前所考慮者英美日間的正在衝突鬥爭而已，在不久的將來，甯府必然的會獲得一大批鉅款到手，則該款到手之日，即為中國被支解或

第三，中國之運命，繫於英美日之門，不相能之時，日本或須充分讓步，以與英本多佔便宜的原則之下，而製定一支解中認「偽滿」當為其中條件之一。這點的可能性頗多。

第四，南京賣國政府仍將不變其從來之錯誤自殺政策，向英美日帝國主義作澈底的降伏，以引導中國走上獨佔或共管的兩條必然的可能的途徑。

紀念 孫中山先生與我人應有之努力

一飛

際茲軍閥專政，瘡痍滿目的今日，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十週年又轉瞬間來臨，誠使我人視今憶昔，不勝悲慘填膺者！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之逝世，非特為本黨及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失，而至世界弱小民族與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亦遭莫大的打擊！當此舉世追懷哀悼之時

討伐曹吳之役，自廣東北上，崩殞於北京，臨終之日，猶念「和平」，「奮鬥」，「救中國」不已。所憂慮者，「我如果是死了，敵人一定是來軟化你們的！……敵人一定要來加害你們的！……」言猶在耳，目前之事實又何如耶！

我等後死諸同志與夫全國被壓迫的同胞，其感傷，警惕，努力，當何如也！總理幼年，即懷革命思想，甲午中國戰敗，遂從事於革命運動，創造革命主義，組織革命政黨。總其一生致力革命之期間，凡四十餘年，屢仆屢繼，百折不撓，雖艱苦備嘗，亦未嘗稍懈。乃於民國十四年，

詎料自總理逝世後，本黨頓失重心。新舊軍閥，黨痞黨蠶及共產黨徒，莫不明目張胆，進攻本黨。十五年之北伐，非革命勢力的發展，實政治軍事的投機行動，致釀成共產騷擾，軍閥橫行，與夫叛黨造黨，一方面是赤光逼地，他方面是藍色恐怖彌天，本黨受于空前的浩劫，民

乘遭着慘痛的災難！

總理逝世之一日，他所遺給我人的，祇是他畢生奮鬥尚未完成之救國的革命事業。總理在遺囑上便說明他四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完全是致力國民革命，以求中國自由平等之實現。國民革命，即是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所綜合起來的革命。易言之，就是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之革命。三民主義之最高理想，即是要創造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與新世界，也就是要實現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新中國與新世界。

當今之中國環境，其惡劣的情況，較之辛亥革命以前及北洋時代為尤甚，歷史的任務，顯然的要重新來幹。繼承總理大無畏的精神，努力奮鬥！十五年的北伐，非革命的成功，更非三民主義的成功，乃軍閥政權之成功。總理未竟的遺志，十年於茲，不僅沒有得到絲毫的完成，

抑且變本加厲的背叛主義而倒行逆施！我人為繼承總理的遺志，挽救中國民族於危亡起見，應作如下之努力：

1 澈底清黨，本黨自被獨裁軍閥篡奪後，形成支離破碎的殘局，本黨是唯一革命的政黨，本黨三民主義是唯一適合于中國環境的主義，故本黨的歷史使命，當不因軍閥的反叛而減輕。總理是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

他在艱難困苦中，為國家自由，民衆利益而奮鬥，前後凡四十年，失敗共十次；然其革命的意志，反愈挫愈堅，奮鬥的精神，乃再接再厲，卒能戰勝一切，成就其偉大的事業。我人要繼續總理的精神，勇敢的來擔負這個歷史的任務。團結革命的同志，集合廣大的民衆，在本黨先進同志，胡漢民，鄒魯，蕭佛成諸元老的指導之下，積極的徹底清黨，清除軍閥，黨毒及一般藉黨營私的反革命的份子，恢復本黨的權威。取消軍治，回到黨治，民治。如此，方能安內攘外，團結御侮。同時，我人必須認清本黨的地位和使命，本共信互信的精神，抱與黨存亡的決心，如總理生前一樣，更要犧牲自己，以全力貢獻于黨，為民衆服務，為民衆利益而奮鬥，使民衆對本黨發生更深厚的信仰和熱誠的合作。本黨基礎，亦得以鞏固，將來可免再有叛黨的事實發生。

2 反對降日的外交，南京政府將東四省之大，奉送於暴日，猶覺不恭，近復計劃出賣整個的中國。

肥原來華，王博士，李擇一東渡後，寧府漸具體化。日方借款與甯府，以承認「偽國」為條件。據聞最近甯府公然通令各得再稱「偽國」及「溥逆」等字樣，但為避免

滿洲國三字可加以，「」「溥逆」改稱「溥儀」。人之無恥，實莫此爲甚！

日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野心，不因南京政府的投降而稍息。近來日本鑑於國際環境的惡劣，乃提出所謂「中日經濟提携」的對華新策，企圖獨佔中國市場，大量吸吮中國人民的脂膏，而緩和國外與內在的危機。同時，日帝國主義者在所謂「中日關係好轉」的空氣中，仍加緊其對華蠶食的行動。目前的暴行，在實行佔領察省，取得平綏鐵路交通綫。大灘會議的結果，察東四縣，竟劃爲非武裝地帶。日來日方仍圖佔領沽源，前日日方曾召集沽源東六鄉民衆開會，假造民意，預擬呈文，勸令民衆署名，向長春偽當局，請求將沽源，平定堡，劃歸偽國。

本月初，日方又將察東多倫及沽源二四兩區一帶，劃爲「特別區」，並成立所謂「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該署設多倫，以漢奸李守信爲「長官」。據報載：日在察東成立「自治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後，各「廳」處「俱已次第成立」，統由日籍「自治指導官」中島榮方指揮。察東長城線以東地區，及察北額爾納哈旗，烏珠穆沁旗等，均被劃入偽特別區內。日偽軍在察東活動甚力，準備進一步的進攻察省。

如此，中日關係，斷無好轉的可能。其降日政策，只有藉「好轉」字樣，欺騙做亡國奴而已！我人爲中華民國之國民，決不能坐視黨國被南京政府出賣。

反對寧府降日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樹立革命的中央，實行對日抗戰；他方面聯絡英美法各國及其他弱小民族，一致對日，制止日本在遠東的暴行，維持國際間的和平。

3 喚起民衆，振作人心，亦爲當前之急務。中國民族，至今頹廢不堪，所謂興奮，不過是五分鐘熱度。降日的軍閥政府不能推倒，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能自廢的，再接再厲的反抗，皆足以表示中國民族的弱點。

一個國家能屹然獨立於世界，必其民族有其可獨立生存的特性；這種特性，對內在於維繫本民族各個人相互間的共存共榮，對外在於代表本民族的一種特殊生活方式與態度，以抵禦外來的種種打擊。中國民族性的優點，總理已諄諄告誡，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它的弱點，是缺乏積極奮鬥的精神，沒有自動的能力，就是一般所謂依賴性太重。自空前的國難發生後，更表現中國民族十足的依賴性，聽天由命，毫不振作。此種現象，亦非中國民族的根性太壞，實由於社會環境的惡劣，故喚起民衆

，振作人心，又必須改造不良的社會環境。我人不承認「西洋人生態度，是積極的奮鬥的，東洋人生態度，是消極的向後轉的」一類說法。

中國老莊道家一流學者的清靜無爲，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我人不能據此就認定他們的人生是向後轉的，他們消極是結果不是原因；他們的基本動機是「人生」，還是要生活的，並且想法，要好的生活，不過如何始能達到這種目的和期望，其所採取的「無爲而無所不爲」之方法耳。其根本的要求，人生向上，則與西洋無二，惟以採取的方法不同，結果乃大相懸殊。這種主因，是社會環境的關係。有人自紐約東京回國後說，「在紐約和東京市上見不到什麼很消閒的人，像中國提着畫眉籠子逛郊外的一流人，簡直沒有；有錢的人，他也把錢拿出來去作各種企業，經營盤畫的忙個不了；沒錢的人，自然忙忙碌碌的去賣勞力，以換得全家生活。所以你在那裏看，都是挺着胸肘，脚步很迅速的，如同有許多重大而辦不完的事在心頭上似的。」這就是社會的環境能變化國民性促成國民性的一個証據。中國人民的頹廢的現象，主要的

國民自由，被剝奪殆盡，使人民意志，無法稍伸。總之：中國民族，由於軍權政治的愚民政策施行之結果，乃日漸墮落，醉生夢死益深。我人必須推翻軍事獨裁統治，解放民權，建設均權制度的四民平等的全民政治。非如此，亦不足以喚起民衆，振作人心。

我人紀念總理孫中山先生，最低限度，要有上列三點努力的準備。總理逝世十年，而四十年爲民衆救主，爲革命導師；總理逝世十年，而十年誰爲民衆救主，誰爲革命導師？十年來中國政治的環境，新舊軍閥及背叛革命的黨痞，摧殘本黨，蹂躪主義，無以復加。茲當十週年之忌辰，我人追慕總理之威靈而涕泣，我人尤思念總理之偉大而振奮！我人應繼承總理本黨之遺志，加緊革命工作，認爲本黨的地位與使命，本共信互信的精誠，以黨的意志爲意志，將個人聰明才力，供獻於黨。使本黨得舉全體黨員的聰明才力，所集成的偉大力量，領導民衆，推翻軍閥統治，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實現三民主義，以解放中國民族及世界弱小民族與夫世界。

乎以慰 總理在天之靈！

因爲中國社會環境太壞。如近年來軍事獨裁統治專權過甚

東路非法出賣之分析及我國民應有之認識

一，序言

中東路非法出賣的交涉，幾經三年之久，在這交涉的過程中，好像一個瘧疾的患者，時而一陣冷，時而一陣熱，在去年八月以前，一般人認為蘇俄出賣非出真心，乃藉以緩和兩國之衝突，而使日蘇國交暫保其和平狀態，至於成交則他們認為終久是不會實現的。

至去年八月，二十二日雷訊所傳，日俄數度交涉之結果，中東路買賣問題，已成立妥協案，本年一月以來，談判更為具體，俄方大為讓步，於是中東路非法買賣的交涉以成交閉於世了，這可說是日俄關係劇時期的轉變。

據昨天（二十一日）日本新聯電，東路買賣成交，於是日下午八時在東京外相官邸舉行簽字交換，由丁士源，大橋，傑列尼夫，加茲羅夫斯基，顧茲尼歐夫，廣田，重光等集於一堂，由廣田，丁十源及傑列尼夫代表日「滿」俄三國實行簽字交換，並定於二十二日舉行正式簽字。

我想大家看到這個消息，一定很注意的，而且是帶着幾分驚疑的態度，從兩國態度的變換不常，忽而談判破裂，忽而消息沉寂，而今公然簽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呢，恐怕大家都想知道，本文特將該路事過及其成交之原因，略述於下，以饜讀。

二，交涉之經過

自「滿洲」事變以後，日人對東北之一切權益，狼吞虎嚥收利殆盡，蘇俄見勢不佳，於偽國成立之際，即將東路之大批車輛運入俄境，日人乃貪婪無厭之徒，對此權益，焉能放棄，於滿洲內部整理漸次就緒之後，即於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由東路理事長李紹庚向該路蘇俄副理事長庫滋尼左夫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轉達蘇俄政府於一月以內將扣留蘇境之機車客貨各車共三千四百七十餘輛，全數交還，蘇俄被情勢所迫，無可如何，於是提出賣中東路。五月十一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略謂：「余與日大使太田之談話的確曾提起因「滿洲國」當局之行動所造成之嚴重形勢，完全是以增重蘇聯及日「滿」糾紛之問題，為謀一可能之解決糾紛辦法，余乃提議由「滿洲國」贖回中東路，意即由蘇俄以中東路出賣於「滿洲」當局，作為解決目前國難之一最斷然方法……」。

六月二十六日非法買賣之談判，即在東京開始，俄方代表為駐日大使優列尼夫，偽方代表為偽外交次長大橋，日本則由外相廣田以居間介紹的地位，操縱指使，最初俄討價為二億五千萬盧布，合成日金計六億二千五百萬元，偽滿現價僅為五千萬元，日金約合索價十二分之一，零瑣懸絕，談判遂陷於僵局，八月四日俄方減價至二億萬盧布，亦以相差過遠，不能妥協，同時東京則嗾使「偽」國擬用武力擄取中東路並逮捕東俄籍重要職員，以為壓迫之計，十月八日，蘇俄方面遂將關於日「偽」圖擄東路之秘密文件四件發表，播送反日演說，攻擊日本，售路交涉遂致停頓六月之久。

迨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交涉始復重開，蘇俄又大事讓步，一躍而將售價減至二億日金，並允半價以日貨償抵，四月二十六日，偽方增價為一億日金，惟其有三千萬日金，係為遣散東路員工之津貼，五月二十五日蘇方願再減一千萬元，六月二十三日，廣田謂提出價一億日金，該路職員遣散費由偽方負擔，相差仍鉅，既而蘇方於六月二十八日又表示願將售價減為一億七千萬日金，七月二十二日賣田出價一億二萬日金，津貼遣散員工費由偽方負擔，七月三十日蘇方願將售價減為一億六千萬日金，津貼在

外，並允以日貨繳償三分之一，廣田拒絕，並以最後通牒警告蘇俄，八月十三日偽方代表離開東京，以四千萬日金之差，談判又告停頓，至八月內，雙方迭經分途商洽，意見始將接近，本年俄日「偽」三方在日重行接談，俄方極端讓步，一月二十二日談判遂告成功，其妥協內容，大體如下：

一，出賃客體 為中東鐵路及該路一切附帶事業，
二，出賃價額 為一億四千萬日金，蘇俄職員退職津貼由「偽」方負之。

三，出讓條件 為上述一億四千萬日金之支付，以現金及物質為之，三分之一為現金，餘為物質，支付期限，分三年六月。

中東路非法買賣原則確定後，雙方則積極完成其枝節手續，於本月十一日，一切手續均告完成，乃舉行簽字交換，並定於二十二日正式簽字。

俄方不顧我中國之主權，違反國聯決議，其承認「偽國」，奉府之抗議書，尤運其喪權失地是他們的家常便飯，沒有什麼遺憾。

三，出賣之原因

1. 蘇俄決意出賣中東路與日本之原因，大體如下：

A. 中東路在日本武力控制之下，該路營業，遭受日人之阻擾，日本積極完成其所謂國防交通網，且有包圍該路之鐵路計劃，一旦成功，該路將成廢物。

B. 日本對於該路志在必得，蘇俄如堅持不與，結果出武力奪取之一途，蘇俄現在正埋頭實行其五年計劃的國內建設，不願對外發生戰事，蘇俄為避免爭計，不能不放棄。

C. 蘇俄的五年計劃雖已大見成效，然資金與市場之缺乏如故，出賣中東路得到一億四千萬日金的巨款，不無小補，且因此可以增進日俄貿易，在國際貿易上打算，實在對蘇俄頗有益處。

2. 日本之對東路，不以武力奪取，而願出價一億四千萬日金者，自有其原因在：

A. 蘇聯自與美國復交與法國訂互不侵犯條約並加入國聯以來，在外交上大獲勝利，國際地位突飛猛進，但現在日本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造成「偽」國退出國聯，為美法英意等列強所不滿，其在外交上已陷孤立，在此外交難局尚未打開以前，日本毋寧出價購買與俄國接近之為愈。

B.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之財政危機逐漸加深，

軍費支出日益龐大，國債日增，稅源萎縮

，支出浩大之戰費，則在財政上勢必有破本願出價收買之又一原因。

C. 在國聯決議不承認「偽國」之今日，變相承認「偽國」的舉動，在日人看來不能利，況且蘇俄已正式加入國聯，為國聯的理事國，意義更為重大。

以上所舉各點，是中東路非法出賣交涉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轉變今後日俄關係的要素之一。

四，我國民對東路非法出賣應有之認識

中東路本為中俄兩國之共同事業，中經庚子事變，日俄戰爭，蘇俄革命，西伯利亞出兵諸事變，以至一九二九之中俄衝突，其間經過，非數語所能盡，但是不管怎樣變遷，中國是該路的主權者，這是無論如何沒有懷疑的餘地。

中東路合同第十二條規定「自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贖回，」又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項規定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中東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關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由上兩條就可以知道該路之主權誰屬，這是很明白的確定惟有中國始有贖贖該路之資格，且不容第三者置喙，今竟不顧邦交，違背協定，蔑視中國之國權，擅相接受，這是表現的什麼呢，這表

由申新紗廠之被拍賣談到中國紡織業的危機

曉良

現的是弱肉強食，有強權沒有公理，是赤色帝國主義與白帝國主義勾結侵略弱小民族的鐵証，是我國喪失鐵路主權的國恥，凡我國民，是應當如何的臥薪嘗膽，勵精自強，以求申雪啊！ 一九三五，三，十二。

申新紗廠其創立者為無錫榮宗敬，其所經營之紗廠，除福新，茂新外，僅申新共計九廠，除第三廠在無錫，第四廠在漢口其餘均在上海。申新七廠以前原屬日商，各東方紗廠，創造於光緒二十二年，嗣後因日商無意經營，於民國十八年，由榮宗敬以一百八十八萬兩盤，旋以內部機器及紗錠陳舊，幾度改良，迄今已達幾百餘萬之譜，據最近該廠標立其財產價格，約值五百餘萬以上，其規模可算不小。至整個九廠，據可靠統計，共有錠子五十八萬七千零二十枚，佈機四千六百一十六台，原動力共合電力二萬一千七百零八基羅瓦特，工人三萬一千七百一十七名，每年用棉達九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八担，出紗十八萬三千五百七十七包，出布二百六十八萬零十二匹，在全國華商紗廠中，其錠子佔百分之二一，一六布機佔百分之二四，一

九、原動力佔百分之二一，七八，工人佔百分之一七，〇三，出布佔百分之二八。〇九，以第七廠而言，其所有紗錠，即有百萬六千二百八十四枚，綫錠一萬三千四百四十枚，布機四百四十九台，工人四千餘名，其規模之大可見而知了。

自近幾年來，因受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各國履行貶抑幣值，匯兌傾銷，國內稅捐繁重，工潮迭起，棉貴紗賤，等等的影響，去歲以來，至華紗廠紛紛倒閉，至於申新亦有數廠先聲宣佈停工，其第七廠，七年前因受經濟向英商匯豐銀行押款二百萬元，現到期，該行竟不顧各方之反對，而委託魯意某商以二百二十萬元之最低銀價拍進。此事發生後，減市輿論大譁，均認

以前如財政當局，對申新各紗廠之統稅，儘可記帳四百萬，但結果非但不能記帳，而稅務當局，竟派職員每日坐提中國紗業原在衰落中，日華商金融界稍可通融，則申新七廠亦不致押於外人手中。

最近日俄關係之鳥瞰

超羣

隨着國際政局的變化，遠東問題也就急速地展開。日外相廣田決定對俄外交方針後，復主張解決日俄間懸案，在靜寂無聲中，正醞釀着重大的歷史事變。

本來日俄衝突，是客觀環境的形成，完全無可避免的戰爭。日帝國主義者久以遠東的及蘇聯急先鋒自命，佔領中國東四省，侵略華北，亦以「防俄」，「反赤」，而遮掩國際上的耳目。蘇俄方面，因第二五年計劃尚未完成，國防建設尚未十分鞏固之際，亦不願開罪日本，引起戰爭。

實則日俄兩國，雖政體不同，其對外侵略的政策，無稍異。日本以中國為目前唯一侵略的對象，而蘇俄又何獨不然。同時，日俄均發生了「布塔狹小化」的問題，只好加強對華的實食；且因「一九三六年世界危險線」的迫急，又不得不對華加緊經濟侵略，以應付當前的危機。日本

現在申新七廠經政府與滙豐數度磋商，已有再收買回來的可能。不過我們應認識我國紡織之所以如此衰落，是有它的根本原因的，在它的根本原因，未能解決前，恐怕我國的紡織業仍不會有極好發展吧！ 三月十日燈下

佔中國四省，蘇俄亦實行併吞新疆。稍有頭腦者，當不漠視日俄對華的事實，所以，日俄在對華侵略同一立場上，又有暫緩衝突的可能。

日外相廣田對俄新外交方針的確定：(1)日俄間開始進行直接交涉，以便修訂漁場及煤油協定，並勸設日俄「滿」三國國境委員會及非武裝地帶。(2)俄方若能理解日方誠意，則將更動其擴大非武裝地帶，俾撤消貝加爾以東之軍事的設施。俄方若能容納，則日方亦願縮減北「滿」方面之軍事的配置，以資消弭日俄「滿」間的國際糾紛。此種外交方針宣出後，聞已獲得蘇俄原局的諒解。於是日外相廣田，於日前在下院預算總會中，對問，又有如下的答辯：(1)「滿洲國」擅原屬島國，故在國境防備上，自不免有神經方所謂國境防備，實與蘇俄所主張者不同

方所行之必要程度以上的防備，加以考慮。(2)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關於此種條約之締結，現有方法，(4)即在兩國間各種問題解決後，再行締結條約；(b)即在締結斯約後，始行着手解決懸案。但據本人意見，則以在日俄懸案完全解決後，再行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為最妥當。(3)……

基於上述，日本實以解決日俄間懸案，為締結日俄互不侵犯條約的前提。又云，蘇俄為貫徹其對外和平方針，亦不惜對日退步，解決歷年來的日俄懸案。中東路的非法買賣便是基於此義。其實中東鐵路為我國與蘇俄享有共同的權利，東北始終為我國的領土，根本無偽組織的存在。至非法出讓協定的內容，據東京電傳，第一點為「轉讓蘇俄在中東路所有權於偽組織之俄偽協定。」顯然的此次非法買賣交涉的兩造，為蘇俄與偽組織，日本雖屬主動，表面上猶以調停人自居，交涉若成，則無異蘇俄承認偽組織。日本固橫行無賴，蘇俄亦未免喪心病狂，憚他人之慨！況蘇俄現為國聯會員國之一，如簽訂該項協定，更不啻違反國聯的決議，作繭自縛。

久趨沉寂的哈爾事件，現又由偽方提出交涉地點。據六日日本聯會社電稱：「滿洲國」方面關於哈爾哈事件善

後交涉之第二次復文，四日已在哈爾哈爾「滿洲國」方面，以長春與庫倫兩地，聯其一，一週內當可有簽復，會議地點如舉行會議。所謂哈爾哈事件，原為日偽與蒙的爭執。偽軍與蒙兵於一月二十四日在哈爾哈爾一度衝突。三十一日，日偽軍進占哈爾哈爾。其後，日偽方提議，以會議方式解決。蒙主在俄境「彼得希尼烏特」開會，日偽主任長春，海拉爾，滿洲里三地擇一舉行，因雙方爭執，迄今尚未解決。實則，哈爾哈事件，外形雖偽蒙爭執，內裏乃是日俄的衝突。偽以日方之意志為意志，蒙則惟俄方之馬首是瞻。近又由偽方提出交涉，地點或將改在庫倫舉行，此無疑是日方對俄方的讓步，俾免此事決裂，而影響日俄關係又趨於惡化。

總之：最近日俄關係好轉，乃國際間矛盾的反映。目前中國的出路，在乎自救，舍自救亦別無良策。日本是中國民衆的公敵，蘇俄同樣的是中華民族的敵人。中國外交的路線，東京之路，固走不通，莫斯科的迷夢，也是做不成，南京政府的降日附俄政策，更是死路一條！

蘇俄之對外貿易發展難

桓圭

在現代世界經濟恐慌中，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可以說幾乎完全籠罩在不景氣之下了。在此時間經濟構造完全個別的蘇俄的對外貿易是不是有單獨發展的可能呢？這就是要在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

我們先就他的輸出方面來探討一下。

蘇俄誰也知道在過去是一個農業國家。可是在近年來，這國家的政府與人民都在想由於他們的發展工業的努力，將這國家由農業國而變成之為工業國。斯大林在蘇俄共產黨的十七屆年會中曾經宣布過說：「我的國家，現在確定的變成工業國了：在國家的生產統計上，工業部份在一九二二年還只是百分三四十二，到了一九三三年，已竟達到百分之七十點四了。」

他這話也確乎有些根據，由蘇俄的輸出來觀察，如果在輸出總額中，將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兩部份百分比來比較一下，可以看到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二二年這幾年中，平均農業生產的輸出，佔百分之七十二，工業生產部份才只有百分之三十；可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之中，平均農業部份，落到百分之二十八點七，工業部份却達到

百分之七十一點二。這樣在這兩個時期內，農業生產的輸出，竟自由百分之七十落得百分之二十八點七，這種變化，也就很可觀了。蘇俄的經濟構造確乎改變了！牠已竟變成一個工業國家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却又有一個雙重的理由來否定這個變更。這是農業在蘇俄依然留作人民的大部份職業。同時由上面百分比而表出的比例數目，並不能正確的反映出事實來，因為在其中農業生產中用於工業上的種類的重部份，並沒有歸之在農業生產總數之內，而相反的是歸在工業生產部份之中了。

由此看來，在蘇俄的經濟構造中，農業依然是重要的。所謂的變蘇俄為工業國的計劃，依然是局部的成就。這樣我們在調查蘇俄的輸出之能否發展時，自然不能不久對農業生產的部份，作一番分析的工作。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蘇俄是不是能開闢

輸出，使之達到戰前的水準？我們對這問題的回答說：「這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能政府對於他人民的麩包的供給，在一些

減少劇烈的困難情況之下。同時蘇俄在農業生產上所需要的家畜是顯著的減少了，若將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二八年來比較，馬減少了百分之五十，牛減少了百分之六十，羊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數目不是不驚人的了。

由於這以上的種種觀察，可以鑑定在最近的將來，蘇俄對外貿易的農業生產的輸出，是很難能有什麼發展的。

其次說到工業生產的輸出，人們知道蘇俄工業生產第一位重要的輸出是火油，第二位是木頭，其次是煤，電氣設備，等等。

然而在其中關於火油的部份，是特別不能有什麼發展的，在近二三年來，是逐漸的低落下來了。在一九三二年還是一萬零七百萬盧布；到了一九三三年，就落到七千六百萬盧布；於一九三四年，較前八個月的統計來說，只不過四千萬盧布而已。其原因是爲了國內需要的增加，與生產數量的低落的雙重原故。那麼爲將來呢？到現在在巴共Bakon 還留爲唯一的開掘火油的生產地，新的生產地雖然政府與人民用着怎樣大的力量發見，結果却是不十分完滿的。

關於木頭部份呢？不管爲開展他的一切爲力的工作，他的輸出部份自然是低下於戰前的水準的同時，還在逐漸

減少之中，一九一三年戰前時期是七一九二九年五百五十四萬四千噸；一九一三年六百零八萬五千噸；一九三一年六百零八萬五千噸（見一九三四年出

八十五頁。）
至於其他部份，如煤，電氣設備等等，依然不能說在最近的將來中有什麼顯着的發展。爲了國內工業與蘇聯人民自己的需要；與消耗的世界市場等等的原由。

在另一方面，蘇俄的外交貿易是不是受着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呢？在起初，這種不景氣的影響是單獨寬免俄國的，但是最近情形有點變了，這不景氣也觸到了蘇聯的輸出，如果我們用一九二九年的數目作個百分比的比較，世界貿易與蘇俄貿易的變改情形可以由下列表中觀察出來：

	1930	1931	1932	1933
世界貿易……	88.9	70.4	47.5	42.6
蘇俄貿易……	116.1	105.2	70.9	46.8

由此可見，近幾年來蘇俄的對外貿易額也隨着不景氣下的世界貿易額而低落下來了。這個低落，並不另只由世界消耗與價格的減少，幾個輸入國所採取的禁止制度也是

一個重大的原因。

所以由上面種種方面來觀察，蘇聯對外貿易之輸出部份的前途是並不怎樣樂觀的，他很難得至少最近的將來有什麼發展。

我們將問題再過渡到輸入方面來研究一下。在這方面，我們可肯定在構造與數量上全有了顯着的變更。

在對外貿易的部份中，蘇維埃政府，如同在別的部位上一樣，是得他們所有的力量用於五年計劃的實施中，人民在生活的需要上，忍受着重大的犧牲，爲了這個目標的易於達到。一切蘇維埃政府對輸入的政策，完全以他國家工業需要的工具與原料的獲得爲基礎，至於完全生產品與人民生活上的主要消耗品却縮小到最低的限度了。若以輸入總額中消耗的部份與用之於生產工業的部份來作個百分比，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一三年之間消耗部份佔百分之六十二，生產部份佔百分之三十八，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年之間，消耗部份就低落到百分之十點二，生產部份却長到百分之八十九點八了。

就價值的數目而言，這蘇俄輸入的變更，也是同樣的巨大的，在一九一一年輸入所值幾乎趕上戰前的數目，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却只有戰前數目的百分之五十強了。

，在一九三四年中更有一個新的低落。

爲什麼蘇俄的輸入這樣低落呢？這是由於在蘇俄本國生產的發展中，幾種生產品超過了戰前由外國所輸入的。現在蘇俄只收入少量棉花，對於農業機器擊行機化學食料，水門汀的輸入都停止了幾年了。同時在蘇俄也建立起來了許多爲製造汽車等的小製造廠，他們已竟能够製造出蘇俄一向購自外國的零件。

然而，在另一方面，蘇俄政府却一再的聲明，蘇俄政府絕不將取閉關政策，同時蘇俄是需要於輸入的。

莫斯科的對外貿易研究會主席楊松說過：「將來在蘇俄的輸入的性質上，一定將有些變更，但是在任何時間輸入不變成無用的，……不關係蘇俄人民的生活，蘇俄還需要輸入大量的鐵屬礦產，與非鐵屬礦產，化學生產的各種機械等等……我們斷定蘇俄的輸入將是增加的。」

實際也是這樣的，蘇俄由於他不可思議的工業幻想，與爲了滿足人民需要的重要出產的不斷增加他們的輸入，但是爲了這個，代

爲支付輸入增加的代價，蘇俄能

發展輸出，與貴重金屬的生產。

蘇俄當局在建立五年計劃的時候，確曾計畫的不少在輸出發展的工作之上。但是我們看見了，在爲外市場而生產的生產部份的情形，與內部需要的增加，以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之下，由於諸方面的種種原因，這目的並沒有的達到。在上面我們已說明明過了這個輸出不能發展的理由。

至於那一個支付輸入的泉源，貴重金屬——白金與黃金——的生產。我們知道蘇俄的白金生產，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之間每年十萬盎司左右。這是很明顯的，這數目在分派於國內消耗，與貯藏額之外，還要應付輸入是不怎樣可能的事情。

至於黃金，從許久以來，蘇俄的貯藏額幾乎近於斷絕了。在蘇俄國家銀行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所公佈的清單中，還只有三十八萬一千零七十萬盧布。爲了一九三三年來蘇俄對外貿易的入超的支付，與金子本身的出超，黃金的生產，在他自己本身已是不能滿足的了。

蘇俄的金子生產額，在一九三二年是

蘭母，（法衡制每基羅格蘭母和中衡二六、八年八萬八千八百基羅格蘭母，到了一九三二年只有一萬二千基羅格蘭母了。由此可知產沒有增加，相反的正在繼續的低落。

同時這金子生產額的剩餘部份，在扣除了重大的工賦之後，還需開銷他對國外共產黨的補助金，所以即使將輸出的收入數目加在一起，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中，將爲蘇俄的輸入救出他從一九三二年來的衰微情形，也是不夠的。

這樣在蘇俄對外貿易中輸入的部份的發展上也是不能樂觀的了。

所以人們由於蘇俄的二萬六千萬人民生活需要的完全不滿足與蘇俄當局的偉大計劃，在他的對外貿易上，是不應當再有什麼幻想了。因爲我們如果稍一注意到事實，就可發見出這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的可能性是十分稀少的了。

（完）

三民主義月刊

第五卷第一目錄

社評

— △ — 所謂和平協作
「統一」辯
中五中全會的結果
哀郭澤先通如生
日本廢棄華府海約與對華外交

時論

和平協作的真偽
算賬和負責

研究

在民主的口號下集合起來
日本毀約與中國

異哉所謂有線電借款與海軍密約
中國農村之破產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續)

介紹

民治還是獨裁
法國人眼中的德國戰備

選載

— △ — 東京南京一週和氣
和平前途之瞻望
誠感與情感
矛盾之反宣傳

專載

胡漢民談與王亮儒孫哲生晤談經過
胡漢民對於和平協作及個人出處問題談話

胡漢民
錢實甫

胡蘭成

吳公廉

森公廉

孔雪雄

鄒魯

劉大白

黃天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